渐行渐远的年味

王善鹏

大年初一傍晚，路灯次第缀亮长街，暮色轻轻漫上肩头。风裹着残寒，穿过冷清的衡山路，掠过东湖畔静默的中兴阁。我伫立在晚风里，一遍遍轻声自问：如今的年味，究竟隐入了哪一段旧时光？又为何循着岁月的轨迹，不动声色地渐行渐远！

忆起旧时的年，便念及我魂牵梦绕的兰陵故土，念及我心心念念的桥头村。不过区区四十公里路程，从故乡到枣庄城区，仿佛跨过了一整个旧时光。那时的年味，浓得化不开，漫溢在故土的烟火巷陌，如一坛陈酿的兰陵香，未饮，人已先醉。儿时盼年，盼的是一碗鲜香的肉饺子，一身簇新的衣裳，还有几枚紧紧攥在手心、足以焐热整个寒冬的压岁钱。那些深植于心的年俗，那些散落人间的细碎欢喜，如星河点点，每一次回望，都足以暖透岁月的寒凉。

年，从腊月廿四的小年缓缓启幕。老辈人流传的民谣，在巷陌间轻轻回荡：“二十四，糖瓜粘；二十五，磨豆腐。”这一天，母亲总会省出几分零钱，买几块香甜软糯的点心，再配上带“钱印”的火纸，虔诚祭灶，口中轻声念叨：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”字字皆是朴素的祈愿。我踮着脚尖，悄悄捏一块“细果子”入口，清甜漫过舌尖——那是年最初的味道，也是童年最纯粹、最滚烫的期盼。

小年后，家家户户便浸在忙年的暖意里。洒扫庭除，去尘布新，蒸馒头、炸丸子，锅碗瓢盆的轻响，交织成腊月里最动人的歌谣。家乡的年糕，是年俗里不可或缺的念想，家家精心蒸制，缀上饱满的红枣，藏着“年年高升”的美好期盼。大年三十，父亲从兰陵集上裁回红纸，研开墨汁，亲手书写春联。红纸寻常，墨汁朴素，可一笔一画皆含喜气，一撇一捺都载着来年的希冀。

除夕夜守岁，是老辈人传下最隆重的年俗，藏着一家人的欢喜，也藏着岁月的默契。夜幕低垂，灯火次第点亮，一家人围坐桌前，吃一席简单却隆重的年夜饭，唠一整年的家常，千叮咛、万嘱咐，虽有担心、责怪，却也情深意切，其乐融融。守岁至深夜，不熄灯，不早睡，取“守岁纳福”之意，守一年平安，迎万事顺遂。门外的鞭炮声，屋内的欢笑声，汇成人间最美最悦耳的音符。

大年初一破晓，小伙伴们换上新衣裳，跟着长辈走街串巷，逐家拜年。巷子里遇见长辈，甜生生喊一句“新年发财”，就地磕个头，便能换来一毛两毛的压岁钱。将压岁钱紧紧攥在手心，暖意直抵心底，欢喜得蹦蹦跳跳，那是最心花怒放的时刻，也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。

而今回望，旧时年味早已化作一缕乡愁，深深烙在记忆里。那些滚烫的喜庆与热闹，终究散落在岁月深处，偶有回想，却再也触不可及。纵有万千留恋，也只能轻轻安放于心。那曾经浓得化不开的年，每每念起，心底便生出一抹温暖，也生出一抹怅然。

回想至此，我突然明白：我们怀念逝去的年味，从不是怀念物质的丰盈，而是清贫岁月里那份精神的丰厚，是年俗中藏着烟火的仪式感，是人与人之间裹着不加修饰的真诚。而面对渐行渐远的年味，我们不必抱怨人情疏淡，也不必叹息世风日下。不妨在过年时，陪父母闲话年俗，听一段旧时年趣；与家人一起祭灶、拜年、写春联、蒸年糕，重拾遗失的庄重与仪式感。我们无力逆转时代更迭，却可以调整心态，守住内心的真诚与温热，放慢脚步，重拾那些被岁月遗忘的美好。纵然无法全然找回，却也足够温暖人心。

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时代浪潮滚滚向前，我们当清醒，年味变淡亦是时代向前的必然。那些存有隐患、污染环境的旧俗终将退场，而手写春联、闹花灯、祭灶、守岁等温润的文明年俗，更值得我们用心守护、代代相传。

愿文明年俗常驻人间，愿心底的年味，走得慢一些，再慢一些。

儿时的爆米花

关天祥

在记忆的长河中，总有一些事物，能跨越岁月的洪流，带着温暖与芬芳，悠悠地飘至眼前。于我而言，儿时的爆米花，便是那永不褪色的温暖记忆，承载着童年的欢乐与纯真。

小时候，乡村的日子简单而宁静，没有如今琳琅满目的零食，爆米花却以它独有的魅力，成为孩子们心中最期盼的美味。每当听到村子里传来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那声音就像一道神奇的召唤，瞬间点燃孩子们心中的喜悦。无论正在做什么，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事情，欢呼着、雀跃着，如同一群欢快的小鹿，朝着爆米花的方向飞奔而去。

炸爆米花的老人，总是推着一辆破旧却又充满故事的三轮车。车上装着一个黑乎乎的、像炮弹一样的爆米花机，旁边是一个小火炉，炉子里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，舔舐着锅底。老人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那一道道皱纹里，藏着生活的沧桑，却又总是挂着和蔼的笑容。他熟练地将玉米粒倒入爆米花机，加入一小勺糖精，拧紧盖子，然后把爆米花机架在火炉上，开始不停地转动摇把。随着摇把的转动，爆米花机在火苗上均匀受热，玉米粒在里面欢快地舞蹈着，仿佛在积蓄着力量，等待着那一场华丽的绽放。

孩子们则围成一圈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爆米花机，脸上写满了期待与兴奋。有的孩子忍不住凑近，想要看看玉米粒在里面的变化；有的孩子则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讨论着，猜测着这次会爆出多少爆米花；还有的孩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舔着嘴唇，似乎已经尝到了爆米花的香甜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时间仿佛变得异常漫长，每一秒都充满了煎熬与期待。然而，孩子们却乐此不疲，因为这份等待，也是童年乐趣的一部分。

终于，老人看了看压力表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知道爆米花即将出锅。他站起身来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注意了，要爆啦！”孩子们立刻兴奋地往后退，用手捂住耳朵，眼睛却依然紧紧地盯着爆米花机。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“砰”的巨响，一团白色的烟雾瞬间升腾而起，香甜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股香气所笼罩。孩子们欢呼着、奔跑着，冲向那冒着热气的爆米花。老人则不紧不慢地打开爆米花机的盖子，将爆米花倒入一个大口袋里。那一刻，金黄色的爆米花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星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，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

孩子们纷纷拿出自己带来的小袋子，排着队等待着老人将爆米花装满。拿到爆米花的孩子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把放入口中。那香甜酥脆的口感，瞬间在口中散开，每一颗爆米花仿佛都在舌尖上跳跃，带来满满的幸福感。大家一边吃着爆米花，一边在村子里追逐嬉戏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村子上空。那一刻，爆米花的香甜、孩子们的欢笑，构成了一幅最美的童年画卷。

儿时的爆米花，不仅是一种美味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它承载着邻里之间的和睦与关爱，每当有爆米花的老人来到村子里，家家户户都会拿出玉米粒，一起排队等待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大人们会唠唠家常，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；孩子们则在一起玩耍，增进着彼此之间的友谊。小小的爆米花，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纽带，让整个村子都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

如今，岁月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，儿时的爆米花机和那个和蔼的老人，早已消失在记忆的深处。但它所带来的温暖与甜蜜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。每当想起它，那些曾经的画面就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找到一份心灵的慰藉。它就像一颗闪耀在记忆深处的星星，照亮了我童年的道路，也照亮了我未来的人生。

红杉树

孙业国

在我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红杉树，是母亲和父亲结婚后第三天，母亲亲手种下的。

2022年12月7日，身患肺癌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！

三年之后，我再次来看红杉树。那时，正是落叶的季节，红杉树满树的叶子已经变成金黄，并陆续飘落。看到一片片树叶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仍无能为力地离开树干，我想起母亲临终被“病魔”扯下的一缕缕白发，不由得眼眶一热。

小时候，父亲在城里工作，母亲在家里种菜。母亲的使命：一是把地里的蔬菜照顾好；二是把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照顾好。

哥哥去城里上学，家里就只有我和姐姐了。我和姐姐放学以后，就去菜园里找母亲，从园里摘想吃的蔬菜带回来。

母亲做好饭菜以后，瞅着我们吃饱，然后还要收拾家，照顾牲畜家禽……

我们村西面有一条河，名曰“大沙河”，它是我们欢乐的海洋，我们常常去游泳。

但自从一个男孩不幸淹死了，母亲就不再允许我们去了。

我禁不住水的诱惑，经常偷偷跑去。看到母亲来找我，我就沉入水底憋气。听到母亲在岸边撕心裂肺地喊我小名，我却潜在水底，坏坏地偷笑……

我记事的时候，院子里的红杉树已经有十米高了。母亲每次被爱喝酒的父亲责骂以后，就会默立在红杉树旁，好像在向她唯一的灵魂伴侣倾诉着什么。

小学四年级，我和姐姐、母亲，告别红杉树，搬到城里居住。那时母亲的头发，已经白了一大半！

闲不住的母亲经我大姨介绍，花二百元买了一辆破旧的三轮车，去一家养鸡场进鸡蛋，然后到我们家东面的菜市场去卖，风雨无阻，日复一日。

就这样，父母把我们兄妹三人抚养长大，各自结婚生子。此时，母亲的头发，已经全白了……

接到老家要拆迁的通知，我们一家人都赶回来与老院子告别。这时的红杉树，已经有四五十米高了。那天，母亲在红杉树下双手合十，默立了足足有半个小时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好消息是，经母亲向村里要求，拆迁办同意原地保留红杉树，这让母亲高兴了许久。

春天来了，我要在母亲坟旁，亲手种下一棵红杉树……